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的

前線

科闊內楚克著　蕭三譯

發行預約

定價：三百元　預約二百五十元

預約日期：即日起至六月十六日止。六月二十日出書

預約地址：東關門市部

總發行部　新華書店總店　延安東關

解放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一〇八號　社址：延安

中華民國卅三年六月三日　夏曆甲申年閏四月十三日（閏四月十六日芒種　五月初一日夏至）

墨油　寶塔牌油印墨

寶塔牌，油印墨，墨色黑，
乾的快！印油印，美的太！

每磅三千八百元　歡迎零整批發

經售處：東關解放合作社

延縣春耕工作完成

區長區書聯席會議展開深刻自我批評

保護林木和植樹造林已成爲迫切任務

【本報訊】延安縣春耕工作，大體已告完成。綠油油的棉苗，在延河大川甚至某些陽坮山地，隨處可見。棉田多是三犂三耪，有些已經鋤上鋤了。雜田穀子都種上了，現在三五成羣的變工隊，正活躍於田野山間，下糜子、鋤穀子。婆姨娃娃也都忙着務勞瓜菜。全縣除了耕熟地以外，開荒已完成六萬餘畝，超過原計劃一萬畝；全縣每人都平均多了一畝地，能夠多打二斗細糧。棉花更比往年種的多，一九四一年經政府動員才種了六百多畝，去年也只種了四千畝，而今年竟種到一萬五千餘畝；若每畝能收淨花十五斤，全縣六萬多人的穿衣用花便能解決。今年政府規定私荒等先開荒後認主，公荒是誰開的歸誰。羣衆爭着開、搶着佔，牛田寺的變工隊，一直開到瓦莊門前，瓦莊人急了，馬上組織變工，進行競賽。柳林二鄉有九十三個婦女上山拉梢。在荒地少的北地區，變工隊把那坡窪崖畔都掏了。杜丹區監家堀村羣衆，竟自動把那一向沒人過問的老坟地也掏了。據一般估計，全縣現在只剩下荒地二十多萬畝了。蟠龍地區獨牛放羊已經感到困難，因此縣府已決定在北地區停止開荒突擊，注意給牛羊留些草地。同時在開荒中還不大注意保護林木，以致很多梢山，變成『禿山』。今後在南地區有計劃的儲留林木，在北地區植樹造林，已成爲迫切的任務。

今年春耕進行較快，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組織了六千四百餘人參加變、扎工，超過去年一倍以上。在各區中，柳林區成績較爲特出，該區今年組織勞動力一千三百九十二人，並且創造了很多新辦法。像柳林區蕭家園子姬生華李海寬同

變工隊創造新辦法

志領導的變工隊，當天旱地乾時，誰也不願意給自家掏，工便要散；姬生華同志想出好辦法：要大家集體掏一架山，將來再按工分地或分糧，公平合理，都不吃虧。在下雨以後，實行按戶輪掏，先掏陽地，後掏陰地，就掏得很快。對於沒有加入變、扎工隊的，劃定荒地，限期掏開，若不掏或掏不了，變工隊便去掏；這樣既可促他快掏，又可逐漸推動他加入變工隊。

在羅明亮的變工隊裏，每天收工回來，還揹一捆柴，一天就揹一大堆，主家很高興；工頭莊萬同，爲解決兩個隊員的夏衣，向合作社借了兩萬元，以後大家揹柴賣，還了欠債。在提高勞動效率上，他們主要是獎勵、批評、教育，只有對少數勞動力相差太遠的，經過大家商議、本人贊成，才實行折工（即一工頂半工或七分、八分）。

另一方面，在今年春耕檢查中，發現了一些不良的作風。例如烏陽區就有八個有名無實的變工隊，高家山實際上只有一個變工隊，而區委書記却說有兩個。柳林六鄉觀音橋，晚上報告說有六犋牛的變工隊，第二天早起，却是一犋一犋的各走各的，並沒變工。尤其是川口區廿里舖——縣區機關所在地，並沒變工隊，但是爲了應付上邊，每天總在窰頭上大呼幾聲：『變工隊上山了！』還有些變工隊，因爲吃糧、工具等問題未及時解決，不是散夥了，就是沒有勁。這些缺點已由縣區派幹部檢查出來，加以糾正。現在開荒突擊大部停止（金盆、柳林二區還在開禳子地）。變工隊將轉向鋤草。組織新的變工隊，繼續改造有名無實的變工隊，實現組織勞力百分之八十的計劃——這一艱巨的工作，尚待各級幹部的努力。

勞動英雄作用大

勞動英雄在今年春耕中，作用很大。如柳林區溝門，有勞動英雄羅明亮推動領導，正月就起工上山，全村沒有一個二流子，把開飯館的四個勞動力也組織起來；而同一個鄉的寰莊，沒有勞動英雄，六個二流子就沒人管，溜來溜去；變工隊三月廿幾組織起來，四月初上又散了。又如賀家溝由於勞動英雄吳彥周領導很得法，上午揭地的人不回家，把牛交一個人趕回，別人就趕變工隊去，節省很多勞力；而沒勞動英雄的領家屆，上午揭地的人，下午就馬馬虎虎的過去了。

在勞動英雄中，像申長林、羅明亮、雷寶成都是急公好義、埋頭苦幹，爲羣衆所愛戴。申長林同志，年逾半百，不辭勞瘁，日夜奔走，足跡踏遍全鄉；他爲了組織變、扎工隊，曾花費了三十多天。他請二流子吃飯，苦口婆心的規勸他們改正，並幫助了四石吃糧。對於這樣的勞動英雄，希望區鄉幹部多多關心他的健康，照顧他的生產時間和家庭生活，並幫助他多培養一些積極份子，更有計劃地進行工作，減少他不必要的操勞。還有些勞動英雄，如河莊區的李仲發，生產積極，爲人秋直，默想那些二流子賭博，總想把本鄉本村搞好；可是由於方法欠妥，引起部份羣衆不滿。也還有個別的勞動英雄，如川口廟溝的一位紡織英雄，自己生產很好，但是不會幫助別人。對於這樣的勞動英雄，區鄉幹部也應給以切實的幫助，改進他們的工作方法和羣衆關係，使他們成爲生產運動的核心。

關於創造以勞動英雄爲骨幹的模範鄉村，也有不少成績。柳林區的二、四鄉，由於尹登高區長和區書王永德同志的幫助，鼓養得很起勁。蟠龍區的申長林鄉，雖然鄉長不負責任，但因爲有老申的領導作用，眞正組織了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改造了六個二流子。其他三個鄉，在年初勞動英雄大會上曾計劃創造爲模範鄉，但因力量不夠，一時還照顧不到。縣委縣府已決定加派幹部，集中力量，幫助已有初步成績的柳林區的二、四鄉和蟠龍區的申長林鄉更進一步改善工作，以便從此取得更多的經驗，推廣到其他鄉村去。

改造巫神、二流子

關於改造二流子，有兩個新的創造：（一）勞動英雄申長林請了本鄉六個二流子吃飯，懇切地勸導他們，幫助他們四石多糧，給每人訂了生產計劃。二流子十分感動，說：『人家請勞動英雄吃飯，老申倒請起咱們來了！』再不好好勞動，怎有臉面見老申?!』結果他們都變好了。（二）柳林區賀家溝勞動英雄吳彥周，他對於那些不熱心參加變工的二流子或半二流子，一加入進來，就給他揭下幾天荒地。這樣他覺得變工隊待他好，就不好意思退出。

至於巫神，據一般估計，去年全縣有九十多個，今年有二百多，僅川口六鄉，巫神陰陽就有十二個。因爲農村醫藥缺乏，今春疾病多，於是不少巫神重新活動起來，檢林、橫山也下來了一些。而在幹部中間，也還有迷信巫神的，如縣聯社有一位同志，前年他的大女兒在產後被巫神害死了，今年五月初，二女兒有病，又同意請巫神，後經其他同志勸導，才送到醫院去治。又如川口區委裏有一個同志，他的母親病了，也請巫神來跳一番。這些同志應當學習尹登高同志與巫神作鬥爭的精神（見五月二十八日本報），並學習必要的科學常識。延縣黨政除了加強鄉村衛生工作（見五月二十四日本報）以外，並決定加速改造巫神，把他們組成變工隊，從事生產。

幾種不同的作風

在這次延安縣區長區書聯席會上，經過深入的檢查，發現了幹部中有幾種不同的工作作風。在生產運動中，我們看見許多優秀的幹部，他們不但有高度的工作熱忱，而且還會思考問題、發現問題和恰當地解決問題。以尹登高同志爲例，他處處爲羣衆着想，親自幫助羣衆訂生產計劃，爲變工隊解決困難，他把全區十多個巫神變成好勞動者。他和區書王永德同志，一個負責四鄉，一個負責二鄉，進行競賽。如今這兩個鄉的成績，在全縣要算最好。大會讚揚了這樣的幹部。

其次，有些幹部懷着滿腔熱情，吃苦耐勞，積極工作，但是他們不大思考問題，工作作風不免有脫離羣衆的地方。例如有一位鄉長，極力提倡衛生，他督促鄉民挖了十幾個大毛坑，羣衆不習慣，常在坑外大便，他便高聲叫駡，强令他們用手掬糞，拋入坑內。這位同志在會上勇敢地進行了自我批評，指出有轉變工作作風、力求進步之必要。

大會嚴格批評烏陽區區書貪污瀆職的行爲，並撤了他的職。他在八個月中，只在區上住了十四天，並向縣上虛報工作成績；他吞沒了應當發給羣衆的硝錢；他常和二流子打交道，和一些落後羣衆賭博。對於這樣嚴重的錯誤，縣委書記王丕年同志在會上指出：『不實行自我批評，我們就不會有進步！』他首先批評了縣級個別幹部缺乏羣衆觀點的行爲（如撥派貿賣、借了羣衆的牛工至今還未還清）。因此，這次會議對於如何貫澈羣衆觀點，有比較深刻的自我檢討。

這次延安縣的區長區書會議，初步總結了春耕，集中力量組織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進行夏耘；各區長區書對夏耘工作都做了具體計劃，特別提出棉田至少鋤五次。其次，過去的農村婦紡，專靠上面供給棉花，因爲棉花接濟不上，紡車就停了；現在改爲以紡婦自買棉花爲主、合作社幫助，必要時才由上邊發放。對於提高紗的質量的具體辦法，本報五月廿六日已經報導。對於合作社工作，除南區合作社和元隆寺合作社以外，其他各社多以消費爲主，做生意、販騾馬；而且幹部多，事情少。因此決定合作社應轉向生產，與婦紡聯系起來。合作社的組織應進行精簡，這一方針將交縣聯社代表大會討論具體執行。

汨水南岸我敵激戰

寇軍一股竄陷平江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湘北戰事：據軍委會二日發表戰訊說：湘北方面，汨水全綫以右翼平江戰鬥進行較烈。敵人從東西北三面進犯，一日晚侵陷平江，二日晨繼續向西南進犯，我與敵在三角塘、安定橋一帶對戰。長壽街的敵人，一日晚强渡汨羅江南犯。汨水正面敵一日晨侵陷長樂街，渡到南岸。左翼由南港橋及河夾塘渡過汨羅江的敵人，現正會犯歸義。這一綫的戰事，已由北岸移至南岸進行。鄂西之敵一日午侵入湘北安鄉縣城。安鄉以南西港的敵人，一日晨續向漢壽東北約卅里的鴨子港進犯。草尾敵人也於同時南犯。南縣西北官壋敵於同時向西南犯頭上。積玉口的敵人向公安南楊家廠及青石碑竄犯。華第十四航空隊一日夜襲漢口及白螺洲機場，並在岳陽以北及洞庭湖中區域轟炸敵艦船。

鄜縣田巫神用鍘刀破腹傷人

羣衆舉行反巫神大會

縣委同志揭穿巫神害人「藥方」

【本報鄜縣訊】本縣大昇號區在四月二十一日（古曆）發生了一件巫神用鍘刀破腹傷人的不幸事件，其詳情是這樣：大昇號三鄉崔家溝門居民秦茂學，年十八歲，身患重病數日，全家整日爲病熬煎；最初請了王醫生去診視，王醫生說該病是斑疹傷寒，給開了藥方，抓了兩付藥吃了後，病勢漸趨好轉，已能起床行動。奈因病者大意，不幸中風，復於四月十九日病倒床上。本地巫神田三兒，乘機造謠惑衆，向村人說：『秦茂學中了邪氣，花錢吃藥不算啥，一定要「送神捉鬼」病才能好。』茂學母親聽說田三兒能『捉鬼送神』的消息後，就在當天下午急急忙忙將他叫來給娃看病，田巫神去大略的看了茂學一眼，就說：『毛鬼神在作怪，這毛鬼神藏在指甲縫裏，非用針扎不可。』於是就用大針連扎數下，致使病人大聲哭嚷不止。這時巫神更施其慘無人道的辦法，就用鍘刀放在該病人的小腹上，他深恐病人怯懼，用布子矇着病人的臉，進行開刀，結果用力過大，劃破了小肚，其傷口達一寸長，血流不止，母親看見了兒子此種慘狀，就放聲大哭起來；該巫神見事不妙，藉口病者不信任他，就乘機逃跑。此種慘情，鬨傳全村，以致羣情憤慨，隨即着自衛軍追捕巫神，逮捕後，即押送政府，經政府詳細的調查，該巫神近日來，在大昇號區，前後共看病五次，欺騙羣衆二萬餘元（據其供稱），結果三鄉廟樹溝一人被害喪命，兩人病勢還未見減輕，此一人受傷，只有一人經醫生治療後才痊癒。

在城關初一大會的當天，民教館、完小針對着這一慘痛事實進行破除迷信、講究衛生的擴大宣傳。民教館且出版了大幅衛生簡報，及反巫神的連環畫，完小在會上演出了『田巫神自新』秧歌小劇，觀衆達四五百人，密密層層圍攏看。當場該田巫神敘述他當巫神的經過，並怨恨着舊社會的罪惡，款繁重，害的他一家人赤貧如洗，無法度日，只得走上騙人的歧路，藉以欺榨民財，來維持自己的生活，當他談到鬼神的時候，他說：『鬼神倒是個毬，我不過是混碗飯吃。』他勸大家不要再信鬼神，有了病快請醫生看，不要上巫神的當。當他講話後，觀衆中的張老漢對一個婆姨說：『從前咱們敬神鬼一滿解不下，現在政府幫助咱們這樣弄一下，我才明白眞眞的沒有鬼神了。』接着城關三鄉青年王成德領導羣衆高呼：『我們要反對巫神騙人』、『有病要請醫生』等口號，在羣衆中並有要求政府嚴押這個巫神的，但政府念及該巫神年幼（現年廿三歲）無知，誤入歧途，準備給以適當的教育，使其悔悟轉變，改邪歸正，重作一個好勞動者。

在反巫神大會上，縣委同志，揭穿了最近流行在本縣牛武、交道等區的這樣一種謠傳：『張天師說，今年人死大半，有抽筋之災；五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神哭鬼嚎，見者傳送三張，免一身之災，若傳十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口吐血而亡。附急救方藥單：紅茶、蘇黃、陳皮、半夏、黨參，各四錢。』縣委同志以現實的巫神爲證，首先說明了這種謠傳是同巫神一樣的騙人傳說，並以沉重的口語給大家指出：『如果按上邊的藥方，羅黃、紅茶各四錢，叫懷孕婆姨吃了，保險會使她小產，就是叫年青壯漢吃了，也要害場大病。』周圍羣衆聽到這話，都面面相覷，互相議論，有個婆姨說：『呀！怪不得咱村的謀兒吃了這藥死了，以後可不敢再信那些鬼話了！』（仲民、季維）

盱眙敵中我埋伏

擊潰敵憲兵及偽軍共二百餘

【新華社華中卅一日電】我盱（眙）嘉山支隊某部，於五月十八日淸晨，在盱眙城邊設伏，一面又派出神槍手三名，赴盱城東門襲擊，第一槍即將偽哨崗擊斃，城內偽軍三十餘名聞聲前來追擊，即墜入我伏擊圈，經五分鐘戰鬥，將偽特工隊長朱奎以下三名擊斃。餘敵乃竄回城內，邀同敵憲兵約二百人再來報復，我戰士不顧疲勞，立即前往迎擊，附近民兵亦聞聲趕至，在敵偽側後作戰，敵偽聽見四面皆是槍聲，驚慌異常，只敢伏在山嘴上亂放擲彈筒機槍壯膽，雙方治擊一小時後，我戰士即在衝鋒號聲中，與敵展開肉搏戰，結果斃傷敵偽十二名（內偽官一名），生俘偽特工隊班長以下五名，殘敵逃回城內。戰鬥結束後，邊緣區民衆及小學生立即攜帶食物向我戰士及民兵祝捷慰勞。

【新華社華中卅一日電】麥收季節已到，南京對江各據點敵偽，連日向我邊沿區搶掠，均爲我民兵及地方武裝一一擊退。活躍於沿江一帶的我某便衣隊，爲進一步主動擊敵，又於五月十四日夜分爲兩路，一路奇襲南京東北對岸之港口謝擺店，在半小時內以七顆榴彈的代價，將該地之偽警察所完全摧毀，偽巡官薛某當場擊斃。另一路則深入儀徵西之東溝，活捉特工兩名。當地民兵聞訊即假扮偽裝基，亦於十五日赴儀徵西之老油樁偽據點內擊斃偽特工一名，並於廿日上午潛赴距儀徵城僅六公里的十二里金偽據點，領頭之民兵指導員先將偽崗哨手中的步槍彈藥奪下，再以所奪獲之武器擊斃偽軍二名。敵偽二百餘名聞聲前來搜索，又被埋伏的民兵擊斃數名。

關中勞動英雄張清益

創辦助產婦訓練班

【本報關中卅日電】邊區勞動英雄張清益爲提倡羣衆助產衛生，近特聘請分區衛生科醫生李靜同志抽出七天至十天時間，在他鄉——新正縣二區一鄉成立老娘婆（助產婦）訓練班，教以科學的接生知識。訓練班設於該鄉的漆樹溝圈村，正式參加者有該鄉各村羣衆婦女四名，及漆樹溝圈村婦女數名，另有新正黨政幹部家屬兩名亦參加學習，訓練班已於昨日開始授課，科目有產後消毒，防止產褥熱、四六風，嬰兒衛生知識等項，內容以力求淺顯扼要爲原則。關中羣衆婦女的接生問題，歷來即爲婦女生命有關的嚴重問題。『人生人嚇死人』的這句諺話，說明羣衆對接生認爲是危險的。該鄉楊坡村南溝今春二三月間所生七個嬰兒，即因接生的不合衛生，而發生四六風等疾病，死亡了四個；同村張帝民的媳婦，亦於今年正月生育嬰兒中殺生臍帶熱死去。像這樣的不幸事件是頗爲普遍的。這次張清益同志提倡成立老娘婆訓練班，一鄉四個自然村在他和其他一些幹部的勸導後，各村都有一位婦女去學習，四人中除新莊子的張樹昌曾做過幾次老娘婆外，其餘三人都是新手，起初她們都沒有信心，又從來沒出過門，在大家的鼓勵下，她們終於自帶糧食參加學習。她們住在漆樹溝圈的合作社內，該社運輸隊於訓練期中幫助她們油鹽柴水。（孟憲雲）

淮海民衆熱烈歡迎

高溝楊口大捷部隊

某團獎勵楊口戰鬥中十位戰鬥英雄

【新華社華中一日電】自高溝楊口大捷後，蘇北淮海區各界人士，掀起了空前的擁軍熱潮。六日上午，黃師劉旅一部自高溝返回駐地時，沿路羣衆萬餘人夾道歡迎，馬圩、曉圩、曉坊等地均佈置了莊嚴偉大的凱旋門，羣衆有組織的站在路兩旁打着各種旗子敲着鑼鼓，兒童組織好了高蹺隊在等候着，每人拿了一個大字，合起來成爲『向同志們辛苦了！』、『新四軍萬歲！』當步武整齊的隊伍出現在鎮頭時，民兵們打着排槍，放着土砲，向他們致敬。路旁羣衆響起了熱烈的鼓掌，高呼『新四軍是常勝軍』、『四支隊是淮（陰）淮（水）的子弟兵』。婦救會代表們在戰士的槍尖上插上鮮花，兒童們把碧綠的樹葉與各種顏色的鮮花，擲向戰士們的身上。兒童隊跳着秧歌舞，凱旋門樓上的留聲機，奏着軍樂。縣參議會左參議長等老先生，都來參加熱烈歡迎的行列。漣水縣中全體師生，也站在道旁致敬。土砲大王王鳳山，抬了他在高溝戰鬥中繳來的土砲，鳴放祝捷。全體指戰員也忘記了半月來的疲勞，和羣衆一同歡呼。隊伍走過後，各鄉的慰勞品抬的抬挑的挑，在鑼鼓喇叭聲中，跟在隊伍後面，送到駐地。民兵們都說：『向我們百戰百勝的老部隊學習』。老先生們說：『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之謂也』。現擁軍運動正蓬勃開展着。

【新華社華中卅日電】新四軍黃師某團，以廿分鐘時間攻克蘇北堅固的據點楊口圍，創造了該團戰鬥史上新的一頁。戰鬥結束後，該團表揚了十位戰鬥英雄和十五位部門模範。其中有戰士章士忠，他衝入圍子外一丈六尺深的外壕後，第一個爬梯子；敵人以兩把刺刀一把指揮刀擋着他，他站在梯子上用槍頭撥來撥去，被敵人用刺刀砍中，滾翻下去，立即又爬上來，他帶着傷滴着鮮血，還往上爬，將要到達圍牆頂時，中彈犧牲。戰士王德山衝入外壕後，腳受重傷，他一聲不響爬在地上，將敵人丟來的手榴彈趁還沒爆炸時，拾起來擲回去，他拾了四五個冒烟的手榴彈，丟過二丈餘高的圍子後，氣力用盡陣亡。班長鍾慶五，在激烈的砲火裏沉着執行任務，自己爬上梯子中彈，倒掛在梯子上，兩手緊緊握着梯子上面的一級，直到連長使勁把他拖下，他才嚥了一口氣放開手，彷彿不甘心死在圍子外面。班長王正道把梯子架在圍牆上後，敵人七手八腳的推開梯子，他背靠着牆，兩手緊緊抓住梯子以全身力量來保護梯子，敵人的手榴彈在他背上爆炸了一個窟窿，他的手仍然沒有鬆開梯子，最後自己爬上去，最先衝入圍子，繳到五支步槍。戰士王二在戰壕裏接二連三的把敵人丟來的手榴彈丟回去，他聽見敵人在圍牆裏說『爲什麼我們的手榴彈不爆炸，他們的都炸了』，最後他用刺刀在圍牆上挖洞攀登上去。戰士沈林幹的梯子剛架好，下面的兩級被炸斷了，他立即以自己的身子去代替它，兩班人都踏着他的背上去，他始終支持着，棉衣破了，背上的肉也爛了，還說：『你們快上去，沒有關係。』機槍手儲長月，從頭上拔出砲彈的破片，鮮血不止，仍用口罩把傷口一蓋，端着機槍邊走邊打，掩護突擊班衝進圍子，自己也衝進去。戰士蔡開標爬梯子到達半腰時，敵人從圍裏伸出刺刀刺他，他隨即取出兩個手榴彈揭開蓋子塞進圍牆裏，把火綫一拉，立即爆炸，他們便爬上圍子。另外還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英勇故事，都發生在他們的團裏。

邊區防疫委員會集會
總結醫療隊下鄉工作
延縣急性病大致停止慢性病仍嚴重存在

【本報訊】爲緊急撲滅民間急性傳染病而深入農村的各防疫醫療隊，經二十餘日之日夜奔波，於上月底已先後歸來。邊區防疫委員會爲總結此次工作經驗，特於前日假邊府辦公廳召開會議，聽取各下鄉同志的詳細報告。綜合各隊反映，目前延安縣一帶之『吐黃水症』已大致停止，但各種慢性病症仍嚴重存在。此次醫療隊身揹乾糧藥品，走遍大小數百村莊，無論在疫病治療、衛生宣傳和疾病統計上均收效甚大。每到一處，羣衆無不歡迎着他們，燒水做飯，欣喜異常。經各醫療隊實地診斷治療，發現此次『吐黃水症』症狀奇特，變化極其迅速（病情已誌前報），同時此病蔓延甚快，數日之內全家皆病的例子到處可聞。據各隊調查患此病者婦女較男子要多出兩倍，且廿至卅歲之青壯年男女爲數最多。考其得病原因，主要係由於飲食不慎而來，特別是吃生冷的酸菜和炒得不熟的死豬肉最易發生。延縣川口區三鄉沙家河村，全村十餘家晚上吃了瘟豬肉，次日晨即全部發現此症，後經醫大醫療隊緊急救治，結果僅死去一人。面對此嚴重現象，各隊無不針對病源，立即提出預防辦法，號召羣衆不吃生水、死豬肉，酸菜內必須大量加鹽或炒過再吃，同時並親自動手爲羣衆打掃衛生，修建水井。每日早出晚歸分赴各村找病人醫治，爲了挽救病人，他們不避風雨連夜翻山越嶺去看病，有時遇有病情危險的，甚至日夜看守寸步不離，因而便得大批病人免於死亡。據醫大醫療隊統計在川口區三鄉未經過治療的病人死亡率佔百分之九十八（六十人中僅一人未死），而經過治療者卻只死去百分之二十，其原因尙多由於羣衆迷信巫神拒絕複診，或病勢稍輕時即參加勞動復發後難以醫治而來。此外在醫療過程中，各隊無不隨時隨地進行衛生工作的宣傳教育，解釋各種病源和預防方法，用各種具體事實，打破羣衆認爲鬼神作祟或深山棺溝中陰氣大不能住人的種種迷信觀念和錯誤認識，告訴他們如果棺溝中陰氣大，爲什麼陽川裏的村莊也有此病發生？其主要原因乃由於不講衛生和細菌傳染之故。醫大醫療隊爲證明此點，曾把有病菌的食物和生水放在顯微鏡下，讓羣衆觀看，因而收效很大。如今凡他們走過的地區，已做到無一人敢喝生水。其次在談及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時，各隊均提出了巫神在農村中造謠破壞的種種事實，如說公家給老百姓的藥沒有好藥，或西醫的針有兩尺長從腿上打進去肚子裏出來等，使羣衆對西醫不敢信任。同時大家又都認爲羣衆在醫療過程中對醫生要求過高，總希望一針見效，不然就說藥不好，拒絕複診，這些都是要耐心解釋和說服的。在總結經驗上，綜合各隊意見不外以下幾點：（一）給羣衆治病，必須要打破他們的迷信觀念，使他們相信醫藥，相信科學，醫大醫療隊用顯微鏡給他們看病菌是一個最實際的教育；（二）必須瞭解羣衆風習，和適應他們的要求，利用中醫看病辦法，號脈，看舌頭，用藥引，忌口等最爲羣衆信任和歡迎；（三）檢查和用藥後的效果，必須事先解釋清楚，不然如抽血檢查就極易引起羣衆反感，同樣吃瀉藥後的大瀉不止，如果不經過解釋，他們就會誤認爲是藥吃壞了；（四）羣衆中疾病很多，巡迴醫療隊時間太短，人數太少，不能滿足羣衆的迫切要求，必須建立固定的醫療據點，經常爲羣衆治病。最後會中着重指出：此次防疫醫療隊下鄉，是醫療衛生戰綫上羣衆路綫的最具體表現，但這僅僅是開始，它的意義和成績不僅是減少了邊區人口的死亡，而且改變了醫務工作的思想觀念，使他們認識了羣衆衛生工作的重要性和自己責任的重大。今後防疫工作重要問題，應該是怎樣搜集研究這次防疫工作中的經驗和各種疫病的病源、症狀、預防治療法等，以準備明年的早期預防。爲此，會中特決定出版各種衛生防疫的小冊子廣爲宣傳，同時並於最近期間將此次下鄉防疫的全部材料發一指示信供各地參考執行。其次另一重要問題，則爲必須立即培養大批醫務工作者，助理員、民兵，建立各地之防疫醫療組織，增加醫藥設備，廣泛的開展羣衆衛生運動，特別是調劑羣衆營養、整頓環境衛生、以及婦孺健康的保護等。

各地駐軍爲民衆治病防疫

『友愛』部屢次治癒居民險症
開刀時請羣衆參觀　教育他們信醫不信神

【本報三邊訊】去年定邊南關王皮匠婆姨生娃娃是倒生，化四千元請了一個舊產婆，硬往外拉，大人痛的幾次暈過去，一下把娃娃的頸頸拉斷了，娃娃頭丟在肚子裏出不來，眼看大人也活不成，急的王皮匠沒有辦法。後來到『友愛』部衛生部請醫生，當時王部長剛從邊地回來，不顧疲乏，親自前往開刀，取出娃娃頭和衣胞，大人沒有再受痛苦，一個月後就好了。王皮匠夫婦很感激王部長。附近老百姓都說：『醫院有辦法』。今年春天，東關一家婆姨生娃是孿胎，頭一天兩個娃都生下來了，可是到第二天胎盤還不下來，大人痛的死去活來，流血不止，發燒到三十八度多，大人生命有危險，兩個小孩也不得活，全家急的求神拜佛，隔了一天一夜，胎盤還是不下來。後來到衛生部請醫生，醫生去了才把胎盤取出，大人小孩都救活了。鼓樓東街一個掛麵商人得了『尿結石』，兩三天不小便，肚子脹的像鼓一樣，什麼『神藥』都吃過了，還是不頂事。後來抬到衛生部醫院，經過兩週的治療，沒有花一個錢，病完全好了。『七七』劇團的石生印，患盲腸炎，需要開刀割治，但石的母親和老婆都不同意，說『寧死在家裏也不送醫院』。後經王部長再三說明病的危險性，才送到醫院。開刀後發現石的盲腸已化膿，王部長親爲護理，白天夜裏忙着給病人打針、換藥。兩週後刀口封閉，痊癒出院。在施行手術時，王部長特准石的家屬及羣衆在手術室外觀看，以教育羣衆。石病好後，其家屬逢人便說：『人比神還靈呢，肚子切開，腸子流出了，還治好了；眞正神醫。』至於南關馬川婆姨患腸胃病被巫神害得快死了，被王部長治好一事，更爲羣衆所稱頌。按王部長在開刀取針那一天，街上的木匠、鐵匠都停了工，婆姨姑娘也出了門，男女老少一齊到了醫院。當大家看到王部長從馬川婆姨肚裏把針取出時，馬川感激的跪下來給王部長磕頭，說：『一輩子忘不了八路軍，以後再不再信神了。』這件事到處傳開了，軍民關係更爲密切。駐軍衛生部一月到四月給羣衆看了一百九十個病人。幾十里外的病人，都騎了牲口到衛生部去看病。五月上半月就有六七十人去求醫。衛生部特派有一個醫生值日，專門負責給老百姓看病，隨到隨診。（陳燦）

『友愛』部直屬隊　幫助羣衆打井

【本報定邊訊】定邊城南街的水井，最近水源不旺，一天只出二三十担水，軍民吃水非常困難。市政府號召起修水井，需要五百多個工。『友愛』部直屬隊每天抽出數十個人幫助羣衆輪流去打井。許多戰士都脫去棉衣，赤着半身，下到兩丈多深的井裏，滿身濺滿了泥水，還是不停的掏井。老百姓感動的說：『這樣好的隊伍，眞是打着燈籠也尋不上。』晌午吃午飯時，羣衆用籃子盛着饅頭，提着米湯，來慰勞他們，戰士們再三謝絕，有的甚至回到本單位去吃飯，有的連飯也不吃繼續的掏泥担水，直幹到天黑才收工。在十天中，直屬隊共出二百多個工。現在井修好了，每天可出水一千担，井口很大，可以同時用四隻桶打水，這樣就解決了軍民吃水的困難。

總衛生處生產科長陳光同志
途中爲羣衆治病

【本報訊】總衛生處生產科長陳光同志，日前因事去志丹縣城南二十多里的瓶山村，當晚住在老劉的家裏。睡到半夜，人聲嘈雜，被人羣的喊號聲驚醒了，他聽到是在隔壁老劉的窯裏，中間夾着病人的呻吟聲，老劉的家人和鄰舍們一聲一聲的高叫着：『你說嗎……你說……你到底是誰了？』陳同志起來走到老劉的窯裏，看見擠滿了人，問後才知道是老劉攬了十五年工換來的婆姨，這夜突然害了『羊毛疔』，病情很嚴重，老劉着了慌，才請鄰人來幫忙把附在她身上的『鬼』，想用這種方法把『鬼』嚇走。原來在這村裏和附近的居民不講衛生，巫神也要到幾十里路還才請得到。陳同志看了一下病人，臉燒的紅紅的，嘴唇也燒乾了，人是迷迷糊糊的，熱度很高。陳同志本不是醫生，但在衛生機關作了幾年的總務工作，也稍懂一點衛生常識，當時看見這樣的情形，也不得不盡自己的力量予以幫助。他從病人的病象來看，像是重感冒，就把帶在身邊爲自己路上用的阿司比林片拿出來，並說明他不是醫生，藥是自己用的。老劉和鄰人都同意把這藥給病人吃，吃一片後，給病人喝了兩大碗開水。陳同志又勸鄰人們不要都擠在一個窯裏，這樣空氣不好，不安靜，會使病加重的，於是大家都同意散去，不久病人就安靜下來睡着了。一小時後，病人又吃藥一片，喝了開水，就更好一些，天亮時，又吃了一片藥，更有起色。（志中）

總衛生處通知中直各機關
動員離職衛生幹部歸隊

【本報訊】總衛生處爲動員離職的醫藥衛生工作者歸隊，特於五月廿七日給中直各機關通知，略謂：我們正誠懇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開展羣衆衛生工作，但首先遇到的困難，是衛生幹部不够用，日前西北局、邊府召開的羣衆衛生工作會議上，決議動員衛生工作者歸隊。各機關如有此種人員，在他們可以離開現在的工作、本人身體健康、堪能勝任羣衆衛生工作的條件下，請即說服動員，調他們歸隊。最好在即將召開的衛生動員大會前首先動員一批參加，以後再繼續動員，請將參加人員名單早日通知本處，並介紹來處一談。事關邊區衛生建設至巨，希望各機關多多予以幫助。

綏德駐軍工廠陳醫生
治好村民重病

【本報綏德訊】綏德高家渠村民高尙致害斑疹傷寒很嚴重，他老娘找村長，村長到駐軍工廠請陳醫生，陳醫生放下飯碗就趕到高家，打了一針。高母要做飯也被婉謝了。以後每天下午去看一次，七八天後高尙致的病便好了。其次，白士義兩歲的娃娃害白喉，眼睛睜不開，大氣都出不了，全家急得哭。白士義請陳醫生診治，打了一針，下午即見效，娃娃的病慢慢好了。白士義感動的流淚說：『這叫咱老百姓怎麼報答呀?!咱一家人一輩子也忘不了八路軍的好處。』（曉中）

抗大四大隊四個月內
爲群衆省藥費百餘萬

【本報子洲訊】抗大四大隊衛生隊每天去求醫的羣衆，平均約在三十人左右，有的還是從三十里路以外來的。一位老漢爲了看病方便，特從二十里外搬來該隊駐地附近住家。又一個老婆病，把地都賣了，但病並未治好，後到該隊看病，半月就好了。另一個老漢害了九年病，總是治不好，最近到該隊治療三個多月，已日見好起來。有幾個老太太多年老病，總是治不好，經該隊一週就治好了。她們到處宣傳：『軍隊的太夫手藝一滿强的太哩！』從此，來看病的老百姓就更多了。他們並買了許多禮物來送給衛生隊，均經該隊退回，他們向羣衆解釋道：『軍民一家』個月該隊共出診二二五次，每次都要走二三十里路，加上門診、複診則共達二、六〇八次。所用的藥品，共值市價一百一十一萬八千多元，這給老百姓節省了很大一筆開支。（魏浩然、翟正）

『團結』部協助金盆區
成立防疫委員會

【本報延縣金盆區訊】金盆區政府及『團結』部衛生部召集各鄉長、指導員、行政村主任舉行防疫座談會，決組織衛生防疫委員會，以胡區長爲該會主任，『團結』部衛生部唐副部長爲副主任，各鄉長、商會主任爲委員。

【又訊】『團結』部衛生部決在街上設立衛生藥房，又名衛生合作社，設醫生、看護、司藥各一人，爲羣衆治病。

清澗折家坪藍農
向子長藍農挑戰

【本報清澗訊】本縣折家坪藍農在師正名同志領導下組織成三個變工組，於上月十五、十六兩日已將所有藍田全部下種（由於藍籽陳舊，經再三催芽下種，故延誤至今）。十五日晚區府召開藍農會議，號召藍農掌握技術，應把變工隊變爲育苗的學校，應批評了某些人因育苗失敗而喪失信心的消極態度，並通過種藍公約五條。

【又訊】今年折家坪種藍過程中，因不能掌握技術，和藍籽的陳舊：種了兩次均未出苗，第三次下種時，由於子長種藍名手蘇彥旺同志的幫助已告成功，這給全體藍農極大鼓舞，在感激之餘，藍農並願以掌握技術，克服困難的精神，向蘇彥旺同志暨子長縣全體藍農提出友誼的挑戰，以師正名同志爲首提出如下幾個條件：（一）保證種藍三十六畝；（二）每畝上糞一石，平均每畝打靛六十斤。（二）要使所有藍農學會種藍，打藍亦至少一人會。（三）以兩畝半地作爲種藍的肥料試驗，試用油渣、棉籽餅、骨粉等，來代替黑豆，求得減低成本，提高質量，（四）組織三個變工隊，做到種藍、栽藍、鋤藍、打藍的長期變工，保證不浪費一顆黑豆，不荒一分藍田，遵守種藍公約，愛護渠道。（史明）

定邊沙澗村倉庫田主任
領導羣衆打甜水井成功

【本報三邊訊】定邊沙澗村倉庫主任田芝同志領導村民挖井，解決羣衆飲水困難。沙澗村位於路旁邊，全村只有一口苦水井，且出水甚少，連本村牛羊都不够飲，來往旅運牲口更感困難。全村只有高林雲有一大水窖，儲存雨水以勉强維持家用。入夏後雨水更少，村民常要跑到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馱水吃，因此每家常常一人一驢兩頭驢子去馱水，浪費人力、畜力很大。田芝同志乃多方調查，認定村口可以挖出甜水，乃發動全村羣衆集股挖井。起初，村人意見不一，有的說這一帶盡山，所有的井都是苦水，不如自家掘一水窖了事。有的不願出錢。田芝同志依憑着他平日辦事公正的威望，耐心說服羣衆，結果挖井八丈，甜水便淙淙流出，羣衆這時無不大樂，紛紛稱頌田芝同志爲羣衆解決困難的精神。（侯志仁）

鄜縣永平區
舉行衛生突擊宣傳
該區疫病流行區署緊急救治

【本報鄜縣訊】本縣永平區最近兩月疫病流行，據調查：病死成年人二十一名，小孩一百零五名。成人的病狀是：頭暈發迷，吐黃水，拉痢，且大部是急性傳染病；病勢來的相當嚴重，有的在四五個鐘頭內即暴死，頂長的也不過能活五六天。小娃娃在病初是發燒，流鼻涕，流眼淚，咳嗽，溫度日漸增高，有的娃娃把眼睛都燒瞎了。據有經驗者談：此次疫病蔓延，其主要的原因，是此間老百姓衛生條件太差，不注意飲食，常吃生冷食物；且病了不請醫生治，反而聽了巫神的胡說。同時沒有把染病的娃娃和健康的娃娃隔離開，以致使之蔓延全區（最初是五鄉開始的）。區府有鑒於此，特在疾病流行時期，下鄉進行突擊衛生宣傳，發動家家戶戶打掃院落；並請醫生前往治療。（劉祖武、呼震棟）

阜平勞動英雄胡順義
幫助災民突擊播種

【新華社晉察冀一日電】阜平勞動英雄胡順義，截至五月六日（立夏），完成了如下的生產任務：（一）全部完成了大秋作物的播種，計植大玉茭十六畝，小玉茭二畝半，小穀三畝，每畝上糞五十担，最多者達六十担，超過了原計劃。他二小子媳婦下地點籽九天，老胡說：『比我點的還强。』又種熟荒廿一畝。（二）開生荒六畝，種穀子黑豆。（三）植樹九十棵，其中楊柳六十，果木三十。（四）現正準備修三畝灘地，和上山裝一千斤山藥。（五）副業上已買羊六隻，全家捻綫二斤。在老胡的推動影響下，全家營全村人都積極勞動，七百畝大秋作物於立夏全部播種了。老胡還動員本村十幾牛，分別幫助別戶突擊播種，他自己的牛也參加了。爲幫助兩戶災民完成播種，老胡救濟了他們兩石玉茭。全村十六個健全的撥工組，一二九人，自送糞至播種，撥工近一千工，除完成了大秋作物播種，還開荒一六四畝，修棉田四二四畝，栽樹一九九棵。他組織了放羊工人的生產，六個羊官抽窑刨地種黑豆，將來吸自己的羊羔，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熱忱。他們早上刨，晌午時也刨，現已刨二畝。五月十一日，老胡又召開了第三次家庭會議，檢討了過去完成生產計劃的情形，並且鼓勵全家說：『咱們老少幹，什麼也不要落後，一切要作模範！』

留衛材料廠炊事員曾開成
一月省炭兩千斤
兩月省米三石九升

【本報訊】留衛材料廠炊事員曾開成同志，今年六十二歲了。一九三三年入伍以來，就過着戰鬥的生活，在部隊中抬担架，或養牲口。四二年因他年紀老了，組織上問他願否退伍休養，他表示願長期隨着革命幹，盡自己力量作工作，不退伍。因前方經常戰鬥生活很艱苦，上級關懷這位老戰士，才送他來後方休息。那時因爲工作需要，便調他担任炊事員的工作，他雖然沒有在炊事班工作過，但他很愉快的接受了這個任務。三年來在炊事班中，他的工作經常變動，先作飯，後燒水，又作飯，可是他從無怨言服從調動。工作一貫積極負責，有一次牙痛，三晚沒有睡覺，只喝些稀米湯，仍未放棄工作休息。他從不怕辛苦，整天工作，不是收拾廚房用具，即是幫助別的同志切菜、碾米、掃地……。他熱愛革命的家務，他常說：『節省要大家作才成。』看到別的同志倒剩飯，隨便浪費開水，損壞用具他總是心痛。他一貫的注意節省，撿爛炭、修灶炭。木瓢破了，用麻繩紮起來。沒有鐵鍬，自己做木鍬代替。打水的井繩斷了幾次，他耐心的把它接起來，多用了半年。自己種煙，吸不完還送別人。包袱中總有着兩三雙新鞋子。他有些錢著自己不隨便化，別人需要時，他總是慷慨幫助的。

今年廠方號召節省，他更積極的響應；他以二三年工作中積累的經驗，修改着燒水的灶爐。全廠每天需要五鍋開水，七鍋熱水，過去每天要用六十斤炭，現在六十斤可以燒四天。這個驚人的成就並不奇怪，是由於他起得早，工作閑時便撿柴、爛炭、豬骨頭、石炭皮（三斤等於一斤好炭）等作燃料。根據他的經驗，一般的爐灶（不是青年劇院式的），口要小，直徑四寸就行了，爐身要大些，直徑約一尺左右。石炭離鍋要四五寸，太低壓火勢，高了火頭不近。灶肚兩旁泥糊厚些好，下面的風洞越大越好。炭灰要勤掏，免得妨礙通風。石炭要分開大小及碎末，飯熟後用爛炭或炭末壓火，但不完全壓死（晚飯要壓死，否則第二天就沒有火了）。留些小火頭，這樣到下一頓飯時，水就開得快。通火時先在上面通一下，再從風洞底下往上通，這樣只要加些小炭便成，大炭在早上添爐底用幾塊，這樣三頓飯不用大炭，有小秤二十斤炭就够了。

現在全炊事班開展了一個運動，大家向他看齊，一月就節省了兩千多斤炭，平均每人可節省半斤。米過去一石損失二斗，現在把米晒乾再碾，仔細扇糠，不使碎米混在糠裏，保證米內沒有糠，一石米只損失四升，每石米比過去節省一斗六升。兩個月來，不僅補足了過去超過的二石二升米，而且還節省了一石七升，每人平均每天可節省四兩。（子堅、王喬）

來安東戴莊駐軍熱心幫助羣衆
軍民關係日益親密

【新華社華中卅一日電】來安龍山鄉東戴莊居民，因受頑蛋欺騙，對軍隊向抱成見，數年來軍民關係不太好。此次淮南地方武裝某連駐紮該村，上級特給該連指示，要他們嚴肅軍紀，從實際行動中去團結教育該莊羣衆。該連抵達後，先由軍隊幹部座談研討軍民關係搞不好的關鍵，俟情形判明後，又召請全村居民舉行聯合晚會，軍隊在會上檢討並將以往損失物一一賠償，出席該會的鄉長也在會上檢討了擁軍的不够之處；此後全連指戰員利用空閑爲全村羣衆挑糞二千五百担，連兩三年來因缺人工未能下山的積糞，也被担得乾乾淨淨，羣衆觀感爲之一新。居住各家的戰士，不斷爲羣衆挑水澆場，照管雞鴨牲口，每當羣衆日間耕作歸來，見家中各事俱已停當，無不感奮。他們也就常常自動爲戰士洗補衣服。最近該村居民又自動集會，共同捐錢買肥猪一口，慰勞該連，該連則置酒菜三席聯歡。從此雙方互讓，親如家人。

華池成立織布廠
保證羣衆紡的紗有銷路

【本報華池訊】溫台區過去是沒有紡織基礎的，去年八月間，三鄉蔡家灣來了一家難民——張老漢、張老婆和一個十四歲的女兒，縣聯社立即派手工業指導員張生俊去訪問張老婆，問她是否會紡綫？張老婆說會紡會織，就是沒車子、棉花與機子。縣聯社借給她一輛紡車，十四兩棉花，叫她試紡，結果紡出的綫又細又勻，於是就決定請她來幫助三鄉的紡織工作。縣聯社給張老婆貸了幾斤棉花，又請木匠替他做了一架機子，張老漢又到山裏砍來木料，做了兩把合適的紡車，張老婆和她的女兒都紡起來了。張生俊首先叫他自己家裏三個婦女跟張老婆學紡學織，她們很快都學會了。從陰曆三月廿五到四月十四日，她們就織了五丈布，張老婆在旁細心的教導着，一點不怕麻煩。陰曆三月十八日娘娘廟會，張生俊將張老婆織好的五疋布，拿去給到會的婦女傳看，她們都異口同聲的稱讚：這布織的又緊、又密、又結實，比縣聯社發好的『家生』布還要强。縣聯社獎給張老婆二斤棉花。羣衆聽說張生俊家婦女也都學會了紡織，都很羨慕。她們回到自己的村裏都傳說開了。現該村已組織了一個十一個人的紡組；聘張老婆爲教師，她教一個人，村上還她兩個工。上寺子村派他們的變工隊長李瑞去縣聯社要求找紡織教師，借棉花，縣聯社幫他們在小川溝找到一對難民夫婦，男的參加變工隊，女的任紡織教師，每年給工資五萬元。這村裏十四家婦女都參加了紡織，棉花由縣聯社供給。農閑時集體紡，農忙時就分散開。該村還有一架舊機子，已修理好準備織布。縣聯社爲了解決棉綫銷售的困難，在樂老得成立了一個民興織布廠，現有機子兩架，準備再做兩架，計劃到年底織布五百疋，已織布一百多疋。該廠原料主要依靠三鄉婦女所紡的紗。現該廠已放出二百斤棉花，收回了五十多斤綫子，上等紗一斤換二斤花，中等換十四兩，下等換十二兩。因此原料和銷售的問題都解決了。該廠以縣聯社手工業指導員張生俊任廠長，半個月召集一次婦紡組長聯席會，研究和交換經驗，解決紡織中發生的困難。並且決定廠長張生俊經常去檢查了解三鄉紡織情形，紡綫特別好的由縣聯社抽出獎金給以獎勵。在學習紡織中損失的綫也由縣聯社負責。最近縣聯社還做了廿多輛車子，發給附近的婦女。民興廠準備今年發展廿名工人，以自願入廠爲原則，而且可以自由退出。使工廠成爲織布訓練班，輪流的一批批調換。縣聯社最近又決定抽卅萬元。以前華池全縣只有紡婦二百五十七名，目前三鄉就有六十多名。（馮伯均、楊子勤、李皓、武海湖、邊勇）

【本報隴東訊】慶陽驛馬關土產公司經理鄭國文同志報導，驛馬關難民婦紡突飛猛進。原在鹽業公司當勤務員的王勝之，父病故，母親無法維持生活，今年三月廿九，土產公司給了他三斤棉花，叫他母親紡綫，每斤棉花給工資一千元，交十五兩綫，這樣王勝之母親就解決了生活困難。當地難民婆姨都來請求學紡，土產公司給她們買了二十把紡車，未及半月，她們已紡出三百三十多斤綫。現在已發展到四十三把紡車，成立四個婦紡小組，距離驛馬關三十多里的河邊以及桐川區的羣衆，都紛紛來驛馬關領棉紡綫。

綏德吉鎮市
成立衛生委員會

【本報訊】綏德吉鎮市於上月十七日召開市民大會討論防疫辦法，成立衛生委員會，下設防疫小組，經常檢查各戶，督促清潔衛生。會中訂了衛生公約，號召大家捕蠅、滅蝨、洗臉、洗腳、修廁所，埋垃圾，不吃生水，掩埋死牲等。（雲青）

靖邊長城區羣衆
把鹼地修成良田

【本報靖邊訊】長城區是沙漠地帶，老百姓缺少耕地，有些鹼灘地種上莊稼不捉苗，或者苗子出來就被鹼咬死了。最近老百姓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到每年春季將地上潮的鹼用掃帚掃出去，把別處沒鹼的沙用車子推來倒在地上，到秋季如鹼潮起來再掃一次，經過一二年後，鹼就不見了。種上莊稼苗子好捉，地就變成肥田，每畝能收細糧六斗。如大石砭、掌高兒、房子灘等處能修灘鹼地一百餘畝。（喬桂章）

意境盟軍連克四城

英境空軍上月出襲六萬次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盟軍進攻羅馬之戰今日又獲得很大的勝利。沿海濱向羅馬前進之英美軍，於激戰中連克伐爾蒙托與威勒特利二城，予羅馬城南德寇防綫又一重大打擊。日前，盟軍攻抵阿爾巴尼時，即已迂迴至威勒特利城之後，今日攻克威城之捷，更掃清了通達羅馬之道路。據盟軍總部宣稱：『在阿爾巴尼山區，美軍已肅清某高地（高二哩半）山上殘敵，並同時掃蕩維馬四週叢林地帶山坡的敵軍。』在這一陣綫的東南，沿略辛諾——羅馬鐵路前進之英第八軍，前日攻克佛羅西諾後，昨又前進五哩，連克脊倫丁諾及佛羅里二城（均位於佛羅西諾以北）。現正追擊敗退中的德第十軍殘部。

【合衆社倫敦一日電】據空軍部宣佈：由英國基地起飛之盟機，在五月份共計出襲六萬次（每次以一架計），等於四月份出襲次數（三萬次）之二倍。由於盟機不斷空襲，已將自荷蘭、比利時邊境，直達比斯開灣各長四百哩大西洋沿岸德方鐵路綫及主要公路綫切斷。納粹及維希已成立鐵路工程隊，專門從事轟炸後之修理工作。但據馬德里訊，修理工作趕不及盟機之破壞行動。空軍部報告，過去十日內，盟方戰術空軍共出動一萬五千次，轟炸歐陸鐵路綫及公路綫，預計水陸交通綫將爲盟機之次一目標。

【路透社意大利盟軍總部二日電】重轟炸機今（二日）襲擊匈牙利東部及外西爾瓦尼亞的火車站，目標有塞斯科爾玆（布達佩斯東北一百哩）、斯佐諾克（布達佩斯西五十五哩）及士額特（距南、羅、匈國界交接點五哩，爲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及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二鐵路會合點）。出襲外西爾瓦尼亞的克羅什（布加勒斯特西北二百哩）及西米利亞（匈牙利與普洛業什特鐵路綫上，鐵門的東北八十哩）之轟炸機約有五百架至七百五十架。我機未遇敵戰鬥機抵抗，高射砲火亦極少。

【合衆社倫敦二日電】空中堡壘及解放式機約千架，本日襲擊加萊海峽區之軍事設備。又轟炸機總部之飛機，昨晚襲擊法國海岸之軍事目標以及索繆爾之重要鐵路中心。蚊式機襲丹麥並在敵領水中佈雷，我機無失踪者。昨日白晝，盟方轟炸機曾出襲布倫及第厄普敵軍防務。

美軍半數分佈海外

三百六十萬大軍準備進攻德日

兩年半來生產飛機十七萬架

【路透社華盛頓一日電】美陸長史汀生於今日招待記者會上稱：美陸軍有將士三百六十五萬七千人分佈於全世界各戰場，『正在準備從西面對德國和日本作勝利的打擊。』此數字約爲美陸軍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七。至一九四四年底，美國在海外軍隊的數目將增至五百萬人以上。

又總數二百卅五萬七千人的空軍中，運至海外者將近二分之一。美陸軍航空隊有飛機七萬五千餘架（作戰飛機包括在內）。三萬四千架陸軍航空隊飛機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作戰飛機分佈於國外。使美國之陸軍航空隊在數量及火力上，成爲世界上最可怖之進攻力量。美陸軍航空隊在美國大陸以外之各地，共有基地九百廿五處，其中七百五十處爲機場。爲維持現在海外軍隊的供應綫，已延伸至五萬六千哩以上。現美國陸軍正準備利用基地，並藉事先空軍進攻之助，對敵作最後的打擊。此調歐時『迅速接近頂點』。

【合衆社華盛頓一日電】戰時生產局主席納爾遜宣佈，美國飛機生產已接近攻歐頂點，與德國工業在一九四二年所達到之頂點相較幾爲四與一之比。一九四二年德國生產飛機二萬七千架（五倍於美國產量），而現在德國產量已降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五。另一方面，美國將在一九四四年中生產飛機十萬架（每五分鐘生產一架，或每一工作日生產三百四十架）。此與美國一九四○年生產飛機二六七架相較，懸殊甚大。美國自珍珠港事件來的總產量爲一七一、二五七架。美每月產量計三月份達九、一一七架，而據估計，軸心月產量日本爲一千一百架至一千四百架，德國爲一千八百架。自歐洲戰爭爆發來，英美聯合飛機產量現幾共達卅萬架。而最大的估計，德國產量爲十一萬架，日本爲四萬一千架。

此外，自珍珠港事件以來，美國生產了大砲二十二萬五千門，坦克及其他戰車十三萬輛，軍用卡車一百三十萬輛，商船三千一百萬噸，海軍船隻四百萬噸。納爾遜估計本年度美國軍事生產費用將降至一百八十六萬萬二千二百萬金鎊，其中四十萬萬金鎊爲軍需與物資之費用。他說：用於戰費的將爲這一巨大數字的一半以上，而其餘的則用於製造民用商品。依照預定目標，今年四月份軍火生產部將較三月份增加百分之三，但四月份軍火生產量實際減少百分之二。然而，其他最緊急的項目如登陸船隻、重卡車、曳引機及重砲彈等（這些生產佔總量百分之卅），都達到四月份預定目標。納氏報稱：爲彌補此項減少之數量計，必須於未來六個月中增加生產百分之十。如今年之產量皆與本年四月相似，則全年的總產量將較預定目標減少四百萬萬元。但四月份生產有一良好現象，即所造船隻共達一百六十萬噸，較三月份增加百分之三，較預定目標增加百分之七。四月份內，海軍的船隻產量爲廿五萬九千噸，飛機達八千三百四十三架，重量達九千六百四十萬磅，交付飛機之數目較目標低百分之四，但每日生產之飛機機身重量仍繼續增加，達到一個新的紀錄。

蘇聯情報局發表

一個納粹匪酋的哀述

紅軍冬季攻勢猛烈德寇損失慘重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上月廿四日，蘇聯情報局發表了一個公報，引述納粹將軍們內部傾軋的一些文件，暴露了德寇在東綫的損失和失敗。這些文件是第三烏克蘭紅軍今年三月六日至十六日的時期中，在擊潰德寇賀利德特爭上將第六軍的勝利攻勢中所繳獲的。據蘇聯情報公報所說：自從二月二日至六日，紅軍從克里沃羅格城東北、和尼科波爾城東北地區發動攻勢，突破敵陣，打垮四個德國步兵師、三個坦克師以來，就引起了德軍中的互相責難。德寇第十三軍團軍團長佛利特勒·庇科上將爲了推卸他在第三烏克蘭前綫上失敗的責任，把它加諸在他的部下第十六摩托化師師長席維林中將身上，乃向他的上司第六軍軍長賀利德特控告席維林臨陣脫逃。而賀利德特在二月九日的一三二——四四號信中，要席維林對於佛利特勒·庇科所提出的控告，向軍部解釋。於是席維林在二月十五日閱信中，申述他們敗退的情況道：『……正如我們所預料的，敵人在黃昏時即在某居民點出現，滲入齊海洛夫卡東南突出部，我們被迫放棄了該一地區，但在下午十一點鐘，大量敵人又喊着『烏啦』聲，進攻齊海洛夫卡以南八一·五哩的高地。他們壓倒了扼守該處陣地之第九坦克師的高射砲列，並繼續向西方猛犯。擔任這一地帶防務的第三百零六野戰砲營，不克進行任何抵抗。——二月三日晨，鄰軍第一百五十六摩托化團團長要斯切爾上校帶着他那團的殘部向我在齊海洛夫卡的指揮部報告。他說：『在過去數日的戰鬥中，他那一團人被迫向東敗退，大概已在蘆洛科沃被包圍了。』同時，我也接到由阿坡斯托洛夫車站發來的急電說：『由師團各單位所拚成的一大隊孤軍，正達到該處。但他們沒有武器和裝備，且疲憊到極點。』就在這種全綫和鄰軍不支的情况下，我們被迫完全從齊海洛夫卡撤退。而在撤退中，許多卡車因陷於爛泥中而告損失。步兵在後退時，連被後剩下來的一點重武器和彈藥都丟光了。許多兵士因極端疲倦，就倒下來留在路上。到天明時，才能在特庇達瓦雅附近一座鐵路橋樑集合幾個尚能作戰的兵士。他們是跟着載在車上所剩下來的幾門攻擊砲到那兒的。他們大約有四十個人，是屬於第十六摩托化團的……。我想穩守着鐵路綫進行抵抗，因爲我想蘇軍爛泥及膝，因不能用大量兵力追擊我們，但這個計劃終於仍然失敗了。』

兩天之後，席維林又寫信給第六軍軍長，其中一件是報告該師團中第一百廿三步兵師的敗績，他以鄰軍陣地的被突破，而致使一百廿三步兵師被包圍的措詞，企圖推卸其失敗責任。他寫道：『……經過數度補充後，第一百廿三步兵師在頭兩天中的抵抗並不壞。但是戰爭第二天，在諾沃·坡多爾斯克方面，敵人深深楔入了鄰軍第四十六步兵師的右翼，而且第四百一十六擲彈團（此團業已失掉其戰鬥力，團長亦在這一戰鬥中被擊斃）所防禦的地區，亦被敵人打進了一個楔子……在攻勢的第三日，由於敵人坦克經由巴夫洛坡利向別特諾夫斯基方向進行突破的結果，我第十六摩托化師的步兵主力被切斷了，而不得不被迫撤退至布古岸克。情形正這樣發展時，雪開始溶化，天氣造成一種大災難。就是十八噸重的拖拉機也被陷在泥海中。兵士們無可奈何的、絕望地眼睜睜地瞧着他們的武器在自然的災患中被消滅，卡車與彈藥、軍事裝備品、一切武器、隨身用物一同沉沒於泥海中。陷在深溝中的大量卡車，因敵人的追近，我們自己放火燒掉了，剩下的只是卡車司機和他們能帶得動的東西。這些精疲力竭的人們很辛苦地走着，成百成百地倒在深泥中。他們迷失了一切方向，亂走一通。潰敗的情緒籠罩着他們，無論到甚麼地方，恐怖、驚慌都跟着他們。軍隊失掉了一切正確的方向，陷入混亂之中。因爲裝有電話和無綫電的參謀車和卡車都丟掉了，所以全部指揮機構一下就失掉了作用。總的情形，正好像一個士兵沒有了腿，就不能走；進而沒有了雙手，就不能打仗；而最後連嘴都被塞住了，就不能發號和發出命令了。』

這封信內的第二件，是今年一月廿日席維林給佛利特勒的一封求援的原信，席維林拿這個作爲證據，控訴佛利特勒不會給他補充，以致受到失敗，從而推卸他的失敗責任。這封原信暴露了德寇的巨大損失，其內容如下：我師曾在一九四三年夏季戰鬥中，不斷在有決定意義的陣綫——如繆斯、頓尼茲、薩坡羅什各綫——進行作戰。在這些戰鬥中，共損失九千四百一十一人。以後雖然獲得三次增援，但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廿日迄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這時期中，陣亡、受傷、失蹤和病倒共又損失了五千一百二十人。因此自去年夏季作戰開始以來，我師步兵的損失至少等於其全師原有人員的六倍。目前我師只有砲兵和裝甲部隊尚有一點戰鬥價值，步兵是再也受不了敵人的大舉進攻了！』

蘇聯情報局最後寫道：上面公佈的文件，是用不着加以評論的。關於席維林的信件，把德軍在蘇德戰場上所遭受到的敗北和損失的正確規模，比什麼東西都暴露得更爲徹底。紅軍繳獲的這些文件，再度暴露了德軍統帥部關於蘇德戰場情形的假公報。自去年七月以來，希特勒統帥部即扯了很多個月的謊話，如：德軍在東綫撤退，是由於『自動』撤退，『縮短』戰綫，和實行『有計劃』地撤退等。席維林將軍——一個見證人和戰鬥的參加者，在他的正式報告上卻用着完全不同的語句描述這『撤退』。他所寫的是關於『德軍前綫的崩潰』、『災患』、『震動』和其他這類的事情。希特勒統帥部曾不厭其煩地造次扯謊說：德軍當撤退時，還保存着它的人力和裝備。從第十六摩托化師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在不斷撤退的幾個月中，德軍所遭遇的是甚麼。根據該師師長——席維林可靠的證據，他這一師人在一九四三年七月至今年一月這幾個月中，每月都幾乎損失了整個師。在不到兩個月之後，整個德第六軍也分享了該第十六摩托化師的命運。許多其他德國師團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席維林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判決了希特勒行營和德軍統帥部底卑鄙到極點的謊言。

雅綏等地繼續激戰

紅軍斃敵千餘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蘇聯情報局六月一日補充公報：雅綏以北，我軍與大量敵坦克及步兵部隊繼續激戰。蘇軍以大砲、迫擊砲及機槍火力擊退德軍一切進攻。在某些陣綫，蘇軍發動數次勝利的反攻。某部紅軍士兵擊退德軍連續不斷的三次進攻。敵人於戰場遺屍約八百具，被焚燬的坦克十七輛、裝甲載兵車五輛。在另一陣綫，一隊羅馬尼亞步兵進攻我軍陣地，蘇軍割斷進攻的敵軍後即發動反攻。羅軍不能抗擊蘇軍的打擊，轉身便逃。但他們遭德軍掩護部隊用手提機槍及機槍掃射。結果幾百羅軍都被德軍擊斃。斯坦尼斯拉夫東南，德步兵營在坦克協助下進攻我軍陣地。經若干小時激戰後（戰鬥曾再三轉爲白刃戰）敵人被擊退。我大砲火力擊毀德坦克六輛。九百多具敵官兵屍體棄於戰場上。

【塔斯社伊斯坦堡一日電】據訊：近日裝載德軍由德國經過外西爾瓦尼亞北部駛往蘇德前綫南路的火車多列。新近到達的德軍，大部集中在雅綏地區。德軍正繼續開往南路。

戈培爾驚呼

納粹面臨最嚴重考驗

盟軍攻歐不可避免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上月二十五日，戈培爾在『帝國週刊』上發表一文，題目叫做『最嚴重的考驗』。他語氣肯定的而心緒不安的談到盟國攻歐的軍事行動是不可避免的。他說，即使同盟國之間對於將來問題還存在某些意見不合，但是『他們要想消滅我們（指納粹德國——編者）這一個問題上，是協同一致的。』而且『現在他們不試圖勸誘我們放下武器，他們要強迫我們這樣做。』在解釋這些問題時，戈培爾首先供認了納粹和平攻勢的失敗，他說：『敵人（指同盟國——編者）說我們寄托我們的希望於敵人陣營內部的分歧，這種斷言是不正確的（?!）。我們以最密切的注意力注視着敵人陣營中的發展，但是我們現在完全知道決定戰爭的勝負將最後取決於武裝部隊……這次戰爭決不會以妥協而告結束。』其次，他分析英國進攻歐陸的軍事行動必然到來時說：『英國人，如果他們可能的話，一定會延宕攻歐直到以後更適合時宜的日期。或者甚至試圖用軍事領域以外的方法，用威脅與利誘中立國以及與德國聯盟的國家的方法，以供戰爭達到決定階段。但是，問題是繫於國內與論以及特別是蘇聯所表示的態度，他們是否可以這樣延宕下去呢？』而戈培爾自己回答這個問題說：『由於政治的必要性，英國將不可免的進入軍事的行動』，『最後的一句話，還是需要用大砲來講。』

掩護農民脫離佔領區

愛沙尼亞游擊隊

七百餘人的長長行列，在敵後行軍三天，最後抵達紅軍陣綫。

【塔斯社前綫一日電】不久以前，一支愛沙尼亞游擊隊在森林裏發見幾位流血過多的受傷農民，他們是隣近森林住宅區的居民。在那天的早晨，他們的住宅區曾遭德軍『討伐』隊襲擊。德軍將一切草房焚燬，將避彈室破壞，直將七百多農民趕到公路上去。

游擊隊指揮官決定拯救這些農民。嚮導人帶着游擊隊經過沼澤地與很密的森林，他們在離遭受洗劫的森林住宅區很遠的地方，追上法西斯『討伐』隊。黎明時發生戰鬥。經過短時間戰鬥後，德軍遺屍廿具，其餘紛紛逃跑。但當被游擊隊救出來的農民，正回到森林裏去時，偵察員報導：德軍又企圖舉行襲擊。游擊隊指揮官遂決定非到農民脫險時，不離開他們。於是這一個冒險的工作開始了。

他們把七百多人（包括婦女，兒童，殘廢，老人在內），護送着向東邊走去。一路上他們必須在離若干德國防軍兩三公里以內的地方通過。他們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戒備。並且只能在夜間行軍。從德國後方到前綫去的這一行軍，一共走了三天。農民們白天能休息，但游擊隊必須經常警戒，沒有一分鐘的休息。在這次行軍中並沒有損失一個人。農民們還保存了他們的一切財產。在已經是紅軍前綫地區的偏僻地方，一條河流擋住了他們的去路，游擊隊指揮官決定在夜間渡河。這是他們行程中最困難的一段。過河花了他們一個整晚的時間。而游擊隊在幫助農民渡河中卻疲勞不堪。

天亮以前，所有農民都已到達對岸。他們在那裏碰見了蘇軍前哨部隊。農民們被安放在列寧格勒州的各鄉村裏。游擊隊於短時間休息後，又轉回原處。很多被他們從德軍手中搶救出來的農民，都參加了他們的隊伍，以便拿起武器繼續對侵略者作戰。

南斯拉夫解放軍

殲敵傘兵數百

納粹偷襲鐵托司令部被擊潰

【塔斯社開羅二日電】此間獲悉：三日前，德國武裝傘兵二營降落於鐵托元帥司令部附近，企圖消滅司令部。由於及時措置結果，德軍官兵數百名被擊斃或被俘。希特勒匪徒未能給司令部以任何傷害。

【合衆社倫敦一日電】自由南斯拉夫電台廣播稱：鐵托將軍已命令南斯拉夫解放軍在盟軍發動最後攻勢之前夕，即應進攻德方全部交通綫及各地守軍。鐵托將軍發令之際，南軍正在波斯尼亞與德軍激戰，且進攻南斯拉夫西北部之德方交通綫。地中海盟軍亦不斷轟炸德軍及其附庸國軍隊，以援助南軍作戰。

修築黃絲灘新堤

章憶　廖挺

離新堤老遠的地方，就看到龐大人羣在蠕動着，歌聲四起，吆喝連天。羣衆的力量眞是偉大！我們的軍民在敵後這樣多的深溝和水田上，高高築起一道十幾里長的大堤，屏障了七縣人民的生命財產。

踏上新堤，便覺得被勞動的氣息所包圍了。兩萬個赤着脚、露着紅色胸膛，汗珠滿面的人，挖着泥土，來回飛奔着。那打石塊的，把石塊拋得跟自己的頭一樣高，又隨着吼聲落下去。人們熱情的工作着，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他們有嚴格的編制，按級有政治工作人員，因而競賽心特別強。他們自動提出了口號『倒旗後還挑十担土』（按堤上以倒旗爲號，太陽落山時倒旗即收工）的口號。有個別想歇下來的，立刻被人推了一把，說：『要歇是龜孫子，和人家比賽呀！』這個人就又急忙挑起担子飛跑。

太陽已落山了，隊長教導員都在喊：『歇了吧！不早了！』他們並不放下鐵鍬，只是指着別一堆人說：『單是叫我們歇，你看他們就不歇！』總隊長又在這邊喊：『歇了吧，回去吃飯了！』他們頭也不抬的說：『不叫別人歇，單叫我們歇！』幹部把嘴說乾了，人們才收工回去。在集體勞動中，發現了不少的勞動模範。新堤上放着十個大土塊，有四百八十斤重，是一個無名的大力士從數百步外一次挑上來的。有一個李家的大司父，也挑過三百七十斤。還有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每担都挑一百三四十斤，經常如此，得到工程局幾次獎勵。勞動模範朱嗣告，大半天挑完了一方（面積一方丈，厚一尺），打破了當地歷來挑坎的紀錄。

一天累到晚，似乎不知疲勞，因爲他們整天在活躍的空氣中。白天常有人打着鑼，傳達各段工程的消息，隨着又有人挑起用紙扎得通紅的烏龜飛機走過，引起大家一陣鬨笑和競賽。晚上，只要聽說有人教他們唱歌，他們立刻忙着搬出一張大桌，到們外空場上，桌上放着一盞燈，大家圍攏起來，唱起『迎建黃絲灘』的新內容的小調子，越唱越有勁，越唱人越多，簡直忘了還要睡覺。臨江工作隊來演戲，就拿『迎建黃絲灘』來作題材，天未全黑，台前已擠滿了萬把人。油燈明亮的照耀着錦台上的人物，把往年退灘黃絲灘與現在的情形作一對比，更把伕友們在堤上活動的眞貌，活生生的映在人們眼前。伕友們把嘴張着，仰着，望着台上打方挖土挑泥，就是自己白天做的事，不由得張開嘴笑了。（新華社華中六月一日電）

戰後國際航空運輸

蘇聯將佔重要地位

紅星報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紅星報最近發表切普拉科夫一篇文章，論及戰後空運問題，他說：在戰後國際經濟關係中，航空將起着重要作用。戰時航運的技術進步，將爲以後民用航空運輸各部門的發展開闢寬廣的前途。英美刻正積極準備戰後國際空運的發展（據美國戰時情報局官員估計，到一九五○年，美國將有民用運輸機及軍用機五十萬架，每年將約有二千萬旅客乘飛機旅行）。可以預料到，在此次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個時期內，目前各式運輸機將大規模加以使用。在戰爭結束數年後的第二個時期中，將使用特別樣式的巨型運輸機，這類運輸機每架能載乘客一百名，載重量爲一百噸以上。此種巨型飛機現正在設計或試驗中。在戰爭結束更多年後的第三個時期中，將使用巨大飛機以代替或補充目前各式飛機，並將逐漸把目前各式飛機淘汰掉。

目前外國報紙上熱烈討論戰後國際航空的問題，英美已有人提議廢除陳舊的空中通行稅，宣佈空中自由，一若海上自由一樣。使載運貨物和旅客的飛機，不需經過特別許可，即可在任何一國的領土上着陸。這較之海上自由的範圍還大的多。因爲所謂海上自由，只不過是指一種通商口岸的開放制度，即任何船隻可以在任何外國港口內停泊，或沿海岸航行，只要它繳納入港和其它稅項，以及遵守某些章程。

戰後國際航綫的增加，將遍佈於歐洲，特別是北部港口的使用，將發生重要變化。橫渡地球之『頂』的北極航運的時代將要到來。而蘇聯北部地區將佔巨大重要的地位。連接歐洲與遠東及太平洋海岸的西伯利亞之航空綫，亦將佔重要的地位。同時，戰後各小國將努力使最重要的商業路綫通過它們的領土。這不僅將使之有利可圖，而且亦將決定該國在國際事件中的重要性和地位。瑞士的『防空與技術』雜誌說：瑞士在本國境內爲美（國）瑞航空綫建立機場，是因爲考慮到這是瑞士之國際重要性，經濟發展和經濟生命所要求的，這就是一個例子。

許多外國報紙着重指出蘇聯在戰後空運中所將起的巨大作用。美國巴爾的摩爾太陽報說：從航空地理的觀點來說，蘇聯因其地理上的地位，顯然要成爲最重要的國家。蘇聯航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巨大成就與進步、飛機工業的發展、高度熟練飛行員和技師的存在，這一切證明爲戰後民用航空更進一步有力發展的基礎。據悉卑維勒魯克和美國協助理國務卿柏爾在討論戰後民用航空問題時，把每個國家對其領空上有充分主權這個理想，作爲基本的原則，並覺得戰後國際航空的國際立法和管理，須詳細擬定。對加強在摧毀希特勒德國之共同鬥爭中的戰鬥友誼，但是不管發展如何，今天同盟國應推誠相見，以及樹立鞏固的戰後和平，乃是順利解決在組織戰後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複雜問題的先決條件。

日寇驚呼

中太平洋戰局緊急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日寇同盟社於日前廣播『太平洋戰局兩年總結』一文，其中對目前美國海空軍在中太平洋的頻仍攻擊，深表焦慮。據稱：『最近中太平洋的戰局，以馬紹爾羣島海面敵機動部隊（指美國海軍機動部隊，以下同——編者）急忙的活動爲中心，表示着微妙的演變。五月廿日，敵機動部隊出現於小笠原羣島東方海面，廿日、廿一日兩日襲擊南鳥島。敵人的進攻由吉爾貝特至馬紹爾、加羅林、馬里亞納、南鳥島，逐漸接近我國（指日寇本土，以下同——編者）。我們要注意這點。中太平洋戰局的特徵，就是敵人利用陸上基地航空部隊連續進行小規模的轟炸，以及使用機動部隊反復進行週期性的大規模進攻。還有一個特徵就是敵人多是使用舊型轟炸機和戰鬥機的聯合編隊空襲馬紹爾羣島，而使用重型轟炸機空襲馬里亞納及加羅林羣島。……敵人在此期間着着進行供應、增援及下次作戰的準備工作。這方面的戰局動向是值得注意的。』

美機猛炸關島

特魯克等地續遭轟炸

【合衆社珍珠港一日電】美國第七航空隊之飛機今日轟炸關島、特魯克島、威克島及波那斯島。解放式機奇襲由馬紹爾、加羅林及馬里亞納諸羣島所組成之大三角形地區，敵方甚少抵抗。解放式機於廿八日白晝對關島上以前係美方所建立的海軍站大施轟炸，美機毫無損失。美機襲擊關島時，機場日方戰鬥機約十架企圖迎擊，但未成功。據砲手報告：美機或擊落敵機一架。空襲時，敵高射砲火相當熾烈。

【路透社華盛頓一日電】尼米茲總部今日公報稱：卅日未明時，美機多架轟炸千島羣島之占守島，敵高射砲火不甚猛烈。廿九日美機多架轟炸與掃射馬紹爾羣島內之日軍陣地。

【合衆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一日電】總部今日宣佈美國增援部隊今日已開抵拜阿克島，向摩克摩推進。日寇雖未阻撓美軍之登陸，但藉防禦陣地猛烈抵抗美軍向摩克摩、鮑魯克及索尼多三機場推進。

匈國官員中

大家都想棄職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據塔斯社日內瓦訊：許多匈牙利官吏都不願爲斯托傑『傀儡』政府做事。匈牙利法西斯報紙『馬格雅羅爾塞克』洩露了這樣的情形極其嚴重。該報寫道：『保持可疑沉默的許多官員們，心裏懷着拒絕服務於匈牙利新政府的觀點。他們可以在知識界中，財政界及商界中到處遇見。』據該法西斯報紙稱，反希特勒情緒已特別廣泛地遍及全國。該報紙承認：雖然在匈牙利被佔後離開政府職守的官員的數目極爲巨大，但它僅爲所有『心懷怨恨者』的極小部份。他們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正等待機會『以放棄其職守』。

轟炸德國水堰

英空軍少校　吉卜遜

躲過敵人的夜間戰鬥機，我們很快的回到英國。總司令以鎮靜的語氣說，我應該從轟炸機總部裏挑選最好的飛行員，編成一支特殊的飛機中隊，担當一種最重要的任務。如果這一任務能夠完成，我們便可使德國在一夜之間，蒙受作戰以來最大的打擊。

他向我說到摩尼堰（Mohne Dam）和伊德堰（Eder Dam），並且以極長的時間解釋牠們的重要性以及摧毀牠們的困難。

我化了一小時才把隊員挑選完畢，把他們的名字都寫在一張紙上，交給一個坐在大辦公桌後面留着紅色鬍鬚的人。

第二天晚上，我到德辛漢會食堂和全體隊員見面。我一個一個都認得。我所以要選他們，是因爲我深信他們是空軍中最優秀的轟炸機人員。

第二天早晨，我召集全體隊員談話，全體一共有一百七十五人，即二十五架轟炸機的人數，其中有飛行員、領航員、無綫電員、轟炸員、工程師和射手，每一個人對於本身的工作都很熟練。

× × ×

我把全體隊員交給我的副手楊格，叫他領着全隊練習低空飛行。然後我便到倫敦去和一個人會面。這次出擊的成功，他的功勞要佔一半。這個人是一位幕後人物，關於他的一切，非到戰後不能發表。

我們在一處黑暗而狹小的辦公室裏會面。他展開一幅畫圖，向我簡單講述堤堰學——便是炸毀堤堰的方法。

他說：『現在你也許認爲我是一個怯弱的老頭子，但是讓我告訴你我對於摩尼堰的學識吧。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我便在研究這一軍事目標。這一座堤堰長約八百五十呎，厚一百五十呎，高度和厚度相等。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我們已有多次想設法把水堰炸毀，但是問題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簡單。你想想看，我們在倫敦的人，在三呎厚的鋼骨水泥保護之下，便認爲可以不怕普通的爆炸彈，要炸開這一百五十呎厚的水堰談何容易。我們曾不斷從事試驗，看看炸藥對於這種厚牆的效力如何。』他打開一本書，給我看一座小水堰的圖畫。那座水堰大概有六呎長，已經被一定量的炸藥炸開了。他說：『我們下次將在較大的堤堰上從事試驗。我們已在南部築好一座二百呎長的堤堰，完全像摩尼堰一樣，是用一塊塊磚砌成的。剻裏積滿了水，我們正想立即到那裏去從事試驗。』

幾日之後，他打電話告訴我，試驗竟成功了。『但是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完，而且差得很遠。』他說。

× × ×

當時英國米德蘭某地正築好一座蓄水的新堰，我們聽見這一消息，便寫信去問他們說，我們是否可以把原有的水堰炸毀，使水可以流入新堰。他們回信表示很贊成。於是我和科學家便到那裏去工作。

當時正值嚴冬，我每天早晨都駕着飛機飛過舊堰並投出炸彈。那位偉大的科學家，也天天站在湖邊，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裏，看着我工作。我們的幾次試驗都告失敗。

我們工作了許多天數。他把計劃改了又改，試了又試。突然在四月間的一個初春早晨，我投出的炸彈竟發生效力了。湖邊的科學家喜得手舞足蹈，向着天連連揮手。

我也在飛機上向他揮手，這的確是愉快的一剎那！

這一切工作完畢之後，我便回到隊裏去。全體隊員的低空飛行都已練習純熟，於是我們便開始練習一種準備施用於堤堰的特殊攻擊方式。我們晝夜不斷的在蘇格蘭、米德蘭、威爾士等地的湖沼區域，飛來飛去，練習這種特殊技術。我們發現最困難的一點，是飛行於恰好離水四十五呎的高度，四十四呎或四十六呎都不行。飛行員要在平靜的水面上測準高度是一件困難的事，許多飛機都因此墜毀。

我們的投彈也必須投得很準，不能有一呎偏差。同時還要飛得很快，否則我們的行動便太危險；而且影響到成功的可能性。

除了保持準確的高度之外，旁的一切我們都已做到，而且保持高度的困難最後也以極簡單的方式克服，做到只有幾吋的偏差。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很容易被高射砲擊中，但是這種危險是不能不冒的。

經過兩個月的不斷艱苦訓練，每一個人至少都飛行了一百五十小時以上，我認爲我們已經可以担負任務了。

× × ×

同時我們也有偵察機到德國去。守着這些堤堰，像貓守着老鼠一樣嚴謹。它們所注意的兩點，第一點比較重要的是防禦的密度以及有無增強，第二點是水面的高度。如果堰內有大量的水，自然最利於攻擊，因爲堤堰所受的壓力較大，容易崩裂。

在春寒的薄暮時光，去等待水面的升漲，的確是一件極有意味的事。四月十五日左右，水面離堰端約十五呎。五月初只剩十呎。五月十日左右，水面高度便差不多可供攻擊了。

那一天我們對威爾士境內的一處堤堰施行正式演習，結果全部失敗。

問題在於各機間的通訊聯繫。施行這種攻擊時，一切飛機之間絕對需要通電話，我們卻沒有這種裝置。我回來時便立刻報告總司令說，我們如果不裝有像戰鬥機所用的無綫電話，使命便將全部失敗，幾小時之內，全隊飛機都裝上英國空軍中最好的無綫電話器了。

第二天晚上，我們再作一次出襲，這次是成功了。

我們顯然必須於幾日內出襲。天氣很好，月亮正圓，我們也準備好了。

五月十六日，偵察機報告，水面高度剛好適於攻擊，當站上的擴音機說『第六百一十七中隊的隊員立即到某某報到』時，的確是一個偉大的頃刻呀。

全體隊員都靜悄悄地走進來，他們已經等了兩個半月了，一聽見就要出擊，自然無不興高采烈。我讓那位科學家對他們講話。

他以溫和的語調重述兩個半月以前告訴我的一切。然後我便站起來說明出擊的方法，這自然都是他們所曉得的，因爲他們業已經過多次練習了。

自然還有種種準備工作尚待完成。槍上都裝有特殊的子彈，飛機也裝上特別的一種堅甲。這一切事先都已預備好，只要裝上去就是了。

全體隊員在起飛之前站了一個半鐘頭，大家情緒都很緊張。

× × ×

起飛時間不久便到。我們排成一大編隊飛出去，十九架飛機一齊飛向德國。

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景象。月亮圓得像蛋黃，我的左右兩邊各有一長條的『蘭開夏』式機隊，我們成一個V字形，以極完美的隊形前進。

不久，天際的低處，便出現了荷蘭的海岸，以一副兇惡的面容，向我們窺視着。到處都有高射砲位在等待着我們的來到。但是我們也有方法可以避免這些高射砲，我們像一艘船隻通過佈雷區域一樣，蜿蜒而進，繞過設防區域；向德國的心臟部份一直飛去。我們飛得很低，我有好幾次得把操縱桿很快的拉回來，以便跳越一條高架電綫或一株高樹。

我們並沒有全體飛到目標。有一架飛機觸着海面，外側的兩架發動機都壞了，只能靠着內側的兩架發動機回去。後來又有兩架飛機被高射砲擊中受傷，我也只好叫他們回去。

剩下的十六架飛機繼續前進，其中共有隊員一百一十二人。

到魯爾河流域的航程並不完全順利。德國人曉得我們來了，同時我們又是那天晚上唯一出襲的一批飛機，因此他們更可以全心全力來對付我們。

當我們飛過萊茵河時，有幾艘裝有速射砲的駁船趁着我們低飛的機會向我們射擊，但是都沒有命中。探照燈有好幾次幾乎照着我們，但是我們都飛得很低，往往從樹後繞過去，便逃脫了它們的視綫。

× ×

我右面的一個飛行員不幸，他被探照燈照得頭暈目眩，那飛機直豎起來，好像一匹受驚的馬一樣，終於落在地上，爆炸成一片火餘。

我們一直飛過漢姆城，再越過一座小山便看見摩尼湖，最後連摩尼堰也可以看見了。它在微弱的晨光中像一隻蹲伏着的巨獸，有點凛然難犯的樣子，其構造有點像一艘戰鬥艦，各部份都有高射砲火射出，但大都是輕型的砲彈，曳光彈的紅、黃、綠等色光芒在黑色而平靜的湖水面上映出來，五彩繽紛，好像萬花筒或放烟火一樣的好看。

我對全隊說：『好了，同志們！等我的命令攻擊，我將第一個進擊。』

然後我便開始飛近前去。我的澳洲籍轟炸員史班把眼睛緊對着瞄準器，手放在按鈕上，彈門已經打開了。領航員特當在測準高度。工程師在使飛機保持一定速度。

我的飛機太小了，堤堰太大了；它又厚又堅，現在更像發怒似的，似乎要把我的飛機一口吞下去。

我們在湖面上掠過去，我們的射手向敵方防禦工事不斷射擊，地面砲火也紛紛向我們發射，砲彈從旁邊飛過去，發出尖銳的嘯聲，可是我們並沒有中彈。史班在說：『靠左……再靠左一點……好……好……彈下去了！』

我們回轉頭時，看見堤堰並沒有炸裂，而且還看不出有什麼重大損傷，但是湖面卻波濤洶湧，好像被狂風吹襲一樣。我們必須等到水波平靜下來，方能再予攻擊。

勇敢的霍比依命進擊，我看着他飛近前去，投出炸彈，也看着他被擊落了。

×

幾分鐘之後，我再叫第三架飛機進擊。他竟很順利的完成任務，毫無損傷。那時我看見堤堰已有一點移動，如果我們繼續攻擊，它必然可以崩毀。於是第四第五第六架也依次進擊，投彈都很準確，我飛上飛下的來往注視着。我的後槍射手繼續掃射，想盡量消滅敵人高射砲火的抵抗。

我們在堰上已經飛了一小時以上，我時時都和國內的機場保持聯絡，和總司令及那位科學家通話。我聽說他坐在作戰室裏，雙手抱着頭着急地聽我報告，但是堤堰還沒有崩裂。

不滿我曉得全部結構已經鬆動，等到最後一架飛機進擊時，我看見他把炸彈投在最適當的部位，突然一股巨大的白色水柱直射空際，高達千呎，堤堰真的崩潰了。堰上有一百碼長的決口，湖水像千軍萬馬似的洶湧而出，向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工業中心魯爾河流域冲去。

我把這一消息報告本站，聽說他們得到這一消息時，作戰室裏的人簡直成瘋狂狀態。那位科學家跳起來，歡喜得大叫大喊。

我再朝着堤堰和湖水望去，那種景象恐怕任何人都沒有見過。我們看見了許多汽車在洪水之前飛奔，車燈還在亮着，慢慢的一輛輛都被洪水吞沒了，水中的車燈光芒由淡藍轉成綠色，再由綠色轉成深紫，不久便完全熄滅。那時除了滔滔濁流之外，什麼都看不見。

滾滾的狂濤奔馳，所過之處，鐵路、橋樑以及其他一切障礙物都被冲去了。

我坐在溫暖的座艙裏，看着這一股偉大力量在前進，心裏有點茫然，好像在做夢；過了一會又覺得很快樂，因爲我曉得這是德國及其工業的心臟區域，他們靠着這塊地方，已不知給全世界帶來多少禍害了。（節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號）

原來只炸死幾隻小猪

反『掃蕩』實事畫　雨川

（一）敵人在阜平易家莊村口中了地雷。

（二）沒炸死的鬼子趕緊收起死屍，並從村裏拖來了四隻小猪，用刺刀挑死，放在雷坑旁邊。

（三）於是敵人得到一次精神勝利——你們只炸死了幾隻小猪。

（自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出版的『抗戰畫報』轉載）

平原上（二續）

葛陵　朱寨

七、李村奔伏

×

圍的兩個排，由團長帶領着在前天夜裏來到了大漳村。大漳村離平漢鐵道只有三里路，可以聽見火車拉笛，站在房頂上可以望見鐵軌：周圍的碉堡，不用說，抬頭就是。而敵人並不知道大漳村裏駐着八路軍。我們的部隊卻清楚敵人的一舉一動。

這天上午九點鐘，有老鄉傳來報給部隊：隆平的敵人出來了。接着傳來了確切的消息：有一個鬼子兵帶着一隊三十多皇協軍，到大漳村西北二里路的李村搶糧。部隊接到這情報後立刻進行化裝。下午三點鐘，部隊分散開，各人依着自己的樣子，扛着鋤，揹着糞筐，推着小車，揹着褡子……從各方面出了大漳村。

這時是去年五月間，麥子發黃了，高粱、棒子、穀子苗也起來了。剛下過一場雨，人民正在忙着鋤地。田野裏散滿了人，大路上行人也來來往往，兩排人混在這中間，除了部隊自己知道，別人是看不出什麼來的。看吧，路上那個行人，穿着長衫，揹着褡子，走得多有勁！從敵人哨兵臉前走過了。誰能看出長槍就在他的身上？被他趕過的那輛小車，一邊是一捆稈草，車軸咬吱咬吱的響着，一邊載着一口袋，由的響着。機槍班長就這樣推着兩挺機槍，從容的走過了碉堡旁邊的哨兵。跟在他後邊的那輛大車上的趕車人，就是一個好機槍手，口袋裏就是他的好傢伙。走在大車後面跟着往路口拾糞的，也不是外人。另外走在地裏的，遠看去連部隊自己也難看出哪是真鋤地的老百姓，哪是部隊上的。部隊這樣分散的偷過了兩個碉堡的監視，從各方走到這離大漳村八里遠的地方。這裏靠着一條大道，有一條乾河，部隊就在這周圍分佈開來。機槍手抱着機槍躺在麥隴裏。有的人埋伏了起來，拿着鋤頭的混在老百姓中鋤地。地主人不認識他們，但地主人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不表示一點疑。他們知道：部隊怕連累到村莊的人民，才跑到這野地來和敵人作戰。

敵人的隊伍走出了李村，一串滿載糧食的大車，一輛接一輛的跟在後面。他們順着大道走來了。鬼子兵和一個皇協軍隊長走在行列外面。那鬼子兵走在前面，捋着袖子，不可侵犯的樣子走着。皇協軍隊長挽着高貴的大車，傲着頭，不時的回頭望望遠遠落在後面的大車，嘴裏老是罵着。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糧食主人的拖延、磨蹭和怠慢激怒了他們。雖說已把糧主打罵了，糧食也搶來了，但仍不甘心，怒氣還沒有消除。他們漸漸地走近了，皇協軍隊長望着地裏的人們說：『前面爲什麼那樣多的人？』他忽然想到，今天已經夠火的了，若是再碰上一件不順利的事情，那才叫火上加油呢。一個班長毫不含糊的說：『沒關係，白大，八路軍不敢出來。』隊長也就放心了。他們老老實實地走進了死亡的圈套。敵人的隊伍安然的向我們部隊埋伏的火力點走近。

三個尖兵剛轉過彎不見了，忽然同時發出了驚怪的叫喊；原來都被活捉住了。他們的隊伍想馬上撤回去，可是已經到了這裏，休想逃脫。團長發出了第一槍信號，首先是機槍，從麥地裏興奮地抬起頭，向他們噴吐着雨點般的子彈，接着是遍地槍響。沒有留給皇協軍隊長和鬼子兵向後跑一步的機會，幾顆子彈同時命中他們的身上。戰士們早就看準了這兩個可恨的目標。像神話一樣，周圍的農民手裏的鋤頭，一時都變成了槍。其餘的敵人也陷在無法分脫的圍攻中。這個戰鬥只經過短短的七透鐘，全部敵人都被消滅了。自己卻沒有一個人受到一點傷。

戰鬥結束了，李村的老百姓把大車拉回村莊，人們搬運着糧食，歡喜得像一次豐收。

這就是曾經受到軍區嘉獎的『李村奔伏』。

八、拔『釘子』

往年，馬王村的集市是很熱鬧的。逢集那天，周圍幾十里的老百姓、小販們差不多都趕來了。天不亮，大車聲、小車聲、自行車的鈴鐺聲、人聲、牲口聲……嘈雜的人家就別想睡的甜穩。打從日本鬼子來了以後，房燒啦，買賣搶啦，市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加上年時，日本人又在這兒挑溝，打牆，修碉堡，像鷄窩一樣全村只留一個出入口，來趕集的人更是稀稀零零的了。

這天正是初五，日頭老高了，還不見有人來趕集。放哨的皇協軍感覺怪悶的慌，爬上樹望一望，只見條條路白茫茫的，像結冰的小河一樣。『他媽的！』他啐了一口，從樹上脫溜下來，索性偎着牆根，提起蝨子來。

忽聽得咕隆咕隆響，哨兵跳起來看：有兩輛牛車從東、西兩面一齊朝這邊駛來。『準是接娘們來的，』他猜想，日本兵從附近搶來的婦女，已經五、六天沒有放回去了。

兩輛牛車以同等速度朝這邊駛行，似乎都想搶先趕進村口。老遠的，兩邊就齊聲喊起來：『那邊的大哥讓一步……』但是，儘管撕破了嗓子，誰也不肯稍稍停留一下。兩個趕車的響着鞭，牛弓起腰、低着頭飛奔。兩輛車就像箭一樣的擁來。也不知怎麼那樣湊巧，兩輛車恰巧撞在進口的窄路上。這樣子，誰想先進去是不可能的了，然而誰想退一步，後邊走也不怎麼容易了。

乘車的全是些粗壯的本地人，一邊車上六個，一邊車上四個：提着籃子的，揹着口袋的，一顯然都是些搭伴趕集的老實人。這種年景，沒有要緊事，誰到集上來呵！東邊車上的高個子早忍不住氣，破口大罵起來了。這一來，也就把所有人的憤怒挑動起來。接着，你也罵，我也罵。有的一面臉紅脖子粗的講道理，一面罵。有的跳到車轅上，揉着胸膛罵。還有幾個人專門挑那辯得實在難以出口的話刺激對方……形勢愈來愈嚴重，有人已經掄開衣裳，準備廝打了。哨兵的勸解也毫無用處。

碉堡下面院子裏正在開飯。日本兵、皇協軍聽見叫罵的聲音，都端着碗走出來，看熱鬧。對於這樣的事，他們是很高興看的。要是互相打起來，該多好啊！他們有的笑，有的起鬨，有的想研究一下到底是那一邊不對。

這時，西邊車上的黑胖子一把拉住那個高個子，高聲的說，『走，去找隊長評評理去。我們沒功夫跟你們打架，我們的事忙得很！』

『找隊長誰還怕你不成！隊長在那裏啊？』高個子嚷着。

『去吧，』一個上年紀的皇協軍懶散的說，『隊長在崗樓裏。』

黑胖子和高個子一起氣兇兇地進碉堡見隊長去了。兩個老百姓留下來，同哨兵聊着天，看守車。另外六個老百姓走進院子裏等着。後面是一羣亂吵吵的日本兵同皇協軍。

大家都在等候着事情的結束。忽聽得碉堡裏面一陣槍響，停在院裏的六個老百姓一轉身，每人手裏一枝駁殼槍，指着慌亂的日本兵喊道：『不准跑！』……

原來他們是八路軍！

連小隊長、翻譯官一起十二個日本兵全被打死了。他們救出了被蹂躪的婦女，俘虜了全部皇協軍，繳獲了兩挺輕機槍，兩個擲彈筒，四十幾條步槍，放火燒了碉堡。

這消息給附近碉樓的日本兵一個很大的震動。他們從此再也不敢離開碉堡吃飯，或隨便窩煞閒了。特別是駐紮在樓子鎮的日本兵，雖然有着馬王村據點三四倍的兵力，他們依然那樣膽小：每天緊閉着大門，縮在碉堡裏不敢出來。

× × ×

有天早上，一羣服務隊扭着柴，挑着水，提着鷄蛋……像往日一樣來叫門。由於夜晚警戒的疲勞，他們還都沒有起床。叫了半天，才有一個日本兵拖着鞋，打着呵欠，罵着把門打開了。服務隊隨着打開的門一擁進來時，日本兵怔了一下。這些老百姓的『不良善』的臉孔使他那樣害怕，他突然喊叫着：『快起的！快起的！大事不好了！』一面回頭朝碉堡跑去。

『大事不好，今天就是不好！』領頭的老百姓說着，隨手掏出駁殼槍，只一響，日本兵應聲倒在院子裏。十幾個人接着飛快的衝進碉堡……有些日本兵作夢也沒有想到，他們會得到這樣大的幸福：不死在戰場上，卻舒服地死在自己的床上……

平原上的八路軍常常就是用這樣的方法拔去敵人的碉堡——老百姓最痛恨的『釘子』。自然還有許多其他的方法，在軍事紀律允許的範圍內，我們能談的還有一種：用炸藥。

譬如打柳官屯，敵人的老據點。那是在夜晚，部隊於猛烈的攻擊中越過了兩道壕溝，一道圍牆，兩層鐵絲網。天明以後，戰士們隱蔽在離碉堡六十米的一排房子後面休息，輪流挖地道。這樣不到晌午，就碰見了碉。工人放好炸藥，按上引線，電一發動，轟的一聲，碉堡像旋風一樣冲天而起，磚瓦就像鴿子一樣紛紛亂飛。在這裏，廿五個日本人同碉堡一同毀滅了。（待續）

力求進步

學昭

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劇烈進行的時候，出版了科爾內楚克的『前綫』，這是有極大的意義和作用的，這一點前天本報社論已經論到了。

這是一個進行自我批評的劇本。自甘落後的戈爾洛夫，不愛學習，只愛誇獎、阿諛和逢迎，正好他的周圍就有這麼一羣，這更助長了他的驕氣，他固步自封，但是以無數的歐格厄夫、謝爾潔伊爲代表的紅軍，以米朗爲代表的蘇維埃人民，要求進步，要求現代化的軍事文化，軍事技術，要求善於現代化地打仗，這些不進步的人，連自己的親兄弟，親兒子也都反對他，而且終於被撤職了。

戈爾洛夫撤職了。但如果他能虛心學習，力求進步，善於用人，以他的豐富經驗，以他過去的功勳和威望，他會有着比一般年輕將領更偉大的前途。力求進步，學而不厭，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讀『前綫』時得到的重大教訓。